

黄灯：

引导学生拿起笔、看见光、记录美

本报记者 张鹏禹

作家黄灯没想到，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西南大地，是受学生黎章韬的邀请去家访。2017年暑假，她坐了七八个小时的高铁，在云南腾冲市区住了一晚，终于来到黎章韬工作的固东镇宗艺木坊。亲眼看到黎章韬朋友圈中高黎贡山下盛开的向日葵，亲耳听到黎章韬爸爸早年在缅北伐木的经历，她看到了自己这个学生的来路，也理解了他毕业后回乡创业的动因。

从2017年到2022年，黄灯花费5年时间，追随自己教过的学生成长的足迹，来到腾冲、郁南、阳春、台山、怀宁、陆丰、饶平等地，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家访”，以此为一手素材，写出长篇非虚构作品《去家访》。

多维度观察学生及其家庭

2020年，一本关注普通高校学生命运，讲述他们学习、生活、求职经历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受到广泛关注。它的作者就是黄灯，广东的一名高校教师。这本书成功破圈后，黄灯没有停下脚步。她说：“《我的二本学生》是一本立足讲台视角，建立在从教经验之上的教学札记，它只是一个方面。对学生的观察，还应该有另一个维度，教室之外的家庭维度。”黄灯感兴趣的是，这些讲台下的年轻面孔，在怎样的家庭和社会氛围中度过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希望链接起父母生计、劳动经历、祖辈陪伴、兄妹情谊等细致而微的成长要素，看到这些年轻人生命的底色。

黄灯有一个学生叫莫源盛，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历洞镇内翰村。家访中，他带黄灯重走了和姐姐打火把上学的小路。父母外出打工的孤独感令莫源盛早熟，幼时得到祖辈的关爱又使他得到极大的情感滋养。在黄灯看来，如果不是亲自走一走那条“打火把上学”的小路，很难理解这个学生敏感而细腻的性格如何形成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作家虹影不仅将故乡作为自己成长的真实家园，还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精神原乡，持续不断对重庆展开想象。同时，虹影又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作家，这得益于她多年来对世界的细腻观察和独特的跨文化生活体验。

在全球化语境中书写故乡，在跨文化视角下观察家园，虹影笔下的重庆不是以一个深居中国西南边陲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一步步走向世界。创作于伦敦的诗集《伦敦，危险的幽会》《白色海岸》《快跑，月食》中有大量以异国文化和视角“回眸”重庆的诗，比如《八月》：“四姐说着家乡方言/种葱，不停地在花园走着/她隔着墙问：家/英文是什么/她的皮肤一到伦敦就痒/伦敦没雨没风/太阳高挂/不断地中断思想/乡村音乐会/被她发现，她轻轻一叫唤/整条街的猫全闪出黑夜/她们的眼睛像我的一样亮。”这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写四姐刚来伦敦时的不适应，处处都有重庆的影子，家乡的方言、气候、乡村音乐会，含蓄地表达出对故乡的思念和对过去岁月的追忆。虹影的诗属于“冷抒情”范畴，因为她将许多真实体验隐藏起来，只留下一些似乎没有关联的意象或细节，使她难以进入其中，而又试图去破解其中的悬念。作家的“冷抒情”表现在客观的记录和讲述中，让人似乎感受不到思乡愁绪，而是在文化碰撞和理解中“不动声色”地勾勒出淡淡的重庆印象。

小说《罗马》中的“平行叙事”模式，是虹影对重庆形象的另一种呈现。书中以主线、副线并行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两个国度、两座城市、两位女性身上的经历。主线是五天半之

的，进而理解他对文学梦想的坚持。

相比之下，另一个学生罗早亮有幸运之处。他出生于广东江门台山，这里有天然的海水养殖场，村人被称为“海里种田人”。尽管家里只有七亩田，父亲又遭遇养蚝失败，但罗早亮父母还是尽力留在家中，靠开拓副业补贴孩子的教育支出。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罗早亮养成了踏实从容的性格。黄灯写道：“他活色生香的童年岁月、从小和田地的亲密交道、日常参与的丰富劳动、父母传递的朴素价值观，这所有来自生命经验的渗透，都变成了早亮成长的养料，并事实上助他更好地锚定社会，更快地获得内心的安定，进而整体上变成他人生的重要支撑。”

在对吴浩天、蔡礼彬家访的过程中，黄灯发现了“潮汕因素”是如何作用于教育。这里古朴的村落、保存完好的民俗、紧密的亲缘关系，使得孩子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有着更丰富、复杂、自然的人际交往机会，自然养成了懂事、懂礼，也懂人情世故的气质。“我注意到，潮汕的孩子，更认同家庭协作中产生的劳动、实干的观念，更有集体团队意识，也更懂得合作和谦让。”黄灯说。

对不同成长模式的观察，渗透着黄灯的思考，她希望发掘家庭作坊、进厂打工、养蚝修船、摆摊售卖、宰杀牲畜等具体生计，如何在无形中塑造他们的劳动观、金钱观和对职业深造、成家立业的认知。这本书，使讲台下一群学生还原为一个有来路、有过去、有丰厚背景的具体的人。

看到父母对子女的托举

《去家访》中，“托举”是名副其实的关键词，它意味着父母、家庭对子女教育、成长的倾情投入，背后渗透着浓浓爱意，每每令人动容。书中的张正敏上小学后最发愁的事就是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上学，下雨天，泥巴和碎石混合的路面走起来拔不出脚，到学校早已浑身湿透。她带的饭菜也因为夏天气温高，常常发馊吃不了。2005年，张正敏家里的橘子意外丰收，妈妈得知镇上有人出售老房子，果断东拼西凑买下来，使她得以到离家仅5分钟的另一所小学就读。妈妈的坚韧，托举起正敏从偏远乡村到大学求学的梦想。

张正敏记忆最深的是，7年后，隔壁房子要重建，自己家房子的一面墙与之相邻，必须拆除。妈妈决定自己买砖头、水泥、钢筋，跟着隔壁家请来的师傅，学挖地基、和水泥、砌墙，重新建起了这个家。家访中，黄



黄灯（后）在家访途中。

受访者供图

灯看到张正敏的奖状、证书和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用过的近200支圆珠笔，意识到两代女性之间的精神延续。她写道：“这就是一个女孩从‘最农村’的山里走向城市念大学，在世间打下的真实烙印。”

另一个学生林晓静，家里经营茶园，爸爸手艺好，每年都会做出几批好茶叶。为了把控茶叶的质量和火候，他在老房子靠近烤茶机的那张沙发上，一睡就是9年。而林晓静的妈妈则靠做珠绣积累的人脉，帮助打开茶叶销路。和张正敏的妈妈一样，林晓静的妈妈也是从外面嫁过来的，在她们身上，黄灯对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思考：“在艰难适应偏僻村庄的日子里，她们身上弥散的坚强和隐忍，全部来自孩子的支撑。‘尽最大努力，将孩子养大养好’，成为她们告别少女时代，直面艰难生活的精神律令。这其中，个体到底经受了怎样的努力和磨难，大多随着时光的流逝，湮没在无穷的日常生活中，淬炼为自己偶尔想起的片段和记忆。”

家访中，黄灯最感动的是与何健妈妈的一次彻夜长谈。来到安徽安庆怀宁县时，正值隆冬时节，天气比黄灯想象的还要冷，“一下火车就觉得寒气往你全身泼”。何健妈妈看到黄灯冻成那个样子，想都没想说：“你跟我睡，我的被窝是暖的。”从凌晨3点到天亮，两人躺在一起，聊起何健父母担负兄长长嫂的责任，远赴广西打工的经历，家人生病带来的变故，抚养孩子的不易。“就像跟我姐姐在一起一样。我觉得好奇奇妙，竟然跟这个陌生人，没有一点隔膜。”黄灯说。

相信非虚构的力量

“在家访过程中，比如去学生家的

路上，在学生曾经读过的乡村小学，在他们的家里，我都会拍照。除了给景物拍，也给他们的父母亲感拍，甚至和他们一起拍全家福。”黄灯说。相比于照片静态的记录，她的文字灵动而厚重。“我希望在自己‘看见’的同时，通过非虚构作品，引发更多人对‘看见’本身的重视。”于是，她鼓励自己的学生拿起笔记录生活，并在2020年3月，与几位青年教师一起开设了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工作坊的老师以“志愿者”身份加入，除了校内导师，还邀请袁凌、梁鸿、张慧瑜等6位作家担任校外导师。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工作坊改为选修课形式，由黄灯主讲。

“我教学生首先会跟他们讲，要建立自己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很多学生来深圳上大学，不会想太多，我引导他们思考自己与深圳、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提醒了以后，他们看待身边事物的眼光就不一样了。以前对很多东西都视而不见，现在开始知道从哪些维度观察生活。”黄灯说。上了几次课以后，有一天，一名学生在课上拿来一本影集。“我叫他去观察周围的东西，他就拍了很多自己日常生活里觉得有意思的照片给我看，我觉得他的眼光有聚焦了。下一步就是如何选材。”黄灯说。

在教师、学者、作家三重身份中，黄灯最看重的是教师。采访中，她多次提到“我是一名老师”。《去家访》后记中，她这样写道，“我深刻感知到一个人的成长是如此缓慢、艰难而又神奇，感知到教师这个角色对学生的直接作用和长远影响，感知到‘百年树人’对教育本质的洞悉及其包孕的深刻命题。”如今，她正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和教育实践引导学生拿起笔、看见光、记录美。

和思想特点的板块，无一不是融合了本土特色和异域风情的“虹色”。虹影是这样理解虹色的：“虹七色中没有黑，紫接近黑，可能比黑理性；蓝也接近黑，可能超出黑的感性。”可见，虹影认为自己的写作绝非任意一种单一颜色能简单概括。虹影与苏童等作家相似，他们与西方文学的交流不仅是接受，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展现了中国文学的创造力。这些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中有选择、消化、改造，更有创造性的借鉴。学界评价说，“双向的阐释取代了过去的单向吸收，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和交流成为中国文学创新的动力。”地方性叙事和全球性叙事的互动绝不是虹影孤芳自赏的镜子，她不仅观照个体生命的成长，也寻求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关怀，尝试在双边文化互动中展开国家、民族、种族与身份问题的探讨。她用本土眼光观察世界，用世界眼光反观本土文化，将不同文化元素融入作品，在双向阐释中走在跨文化书写的前沿。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鬯，戎有受脤，神之节也。”这是《左传》对祭祀和军队对于国家重要性的清晰表述。能把祀和戎这两件“国之大事”集于一身的群体，首推仪仗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自1953年正式组建后的70余年里，已数千次向亿万国人、向世界各国政要，展示中国礼仪之邦形象。但文学对于仪仗兵的书写和刻画，十分匮乏。军旅作家陶纯创作的长篇小说《仪仗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缺憾。

《仪仗兵》的出版，让承担着国家门面、军队名片重任，获得过无数荣誉的英雄部队，从此有了一部全景式、多方位、追踪式的文学记录。通过这部纪实风格鲜明的长篇小说，三军仪仗队的光荣历史，得以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详略得当呈现。读过此书，再看到仪仗兵在国内国外重大节点、重要舞台的精彩亮相，观众不但能欣赏到他们的飒爽英姿，更能知晓他们日复一日训练的艰辛和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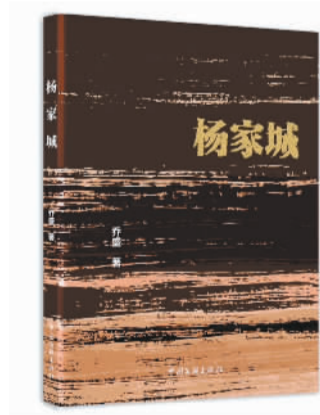
《仪仗兵》是一部共和国仪仗部队的雄奇史诗，同时也是基于作者独立思考，创作出的厚重大气、风格独特的长篇小说。小说以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惊艳亮相香江、震撼世界破题，以仪仗队开始准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收束，中间浓墨重彩书写了两代仪仗兵为完成这20多年间重大仪仗任务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在结构上呈现出结实的史诗品质。小说写出了仪仗部队的人物群像，更重要的是用全书一半以上篇幅，成功塑造了卢天祥、李振杰两个不同时期仪仗队擎旗手的丰满形象。特别是李振杰，其人物成长历程完备，性格特征鲜明，人生际遇丰满，可算是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一个新形象。

在创作这部小说前，陶纯与仪仗兵同吃同住，这让他获取了大量独属于仪仗兵的人生故事。同时，陶纯这个从齐鲁大地走出、农家子弟出身的老兵，又用纯熟的创作技巧，对小说主要人物的人生故事进行了典型化处理。这两方面的努力，让《仪仗兵》里的故事情

再现历史英雄的传奇故事

——读长篇小说《杨家城》

王必胜



杨家将的故事，千百年来在民间口口相传，历来是文艺创作热衷表现的题材。尤其是民间艺术，诸如话本说唱、舞台戏曲等，有不少作品流传。关于杨家将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历史小说，却是弱项。

作家乔盛的新作《杨家城》，以40万字篇幅，再现了这段传奇历史，描绘了众多生动的场景和个性鲜活的人物，书写了一代“忠烈家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丰富了这段英雄传奇的文学表达。

小说的背景是五代十国末期、北宋初年，战火连绵，民不聊生，塞上高原古麟州（今陕西神木）的土豪乡绅杨宏信一家，不满于群雄混战，刀兵四起，想过太平日子，组建杨家军，以一己之力，带领乡民治理麟州，保家卫国。作品中，杨宏信从土窟中走出，带领乡人族人，顺势应势，凝聚民心，守城卫邦，壮大力量，从后周到北宋，数年征战，成为一方不可小视的民间力量。

为共和国仪仗部队画像

读陶纯长篇小说《仪仗兵》

柳建伟



节，紧贴中国历史现实，颇具中国味道。陶纯从事军旅文学创作已有近40年，作品素以细节见长。《仪仗兵》中，精彩的细节随处可见，读来真有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感受。

陶纯在《仪仗兵》后记里这样说，三军仪仗队堪称解放军这部厚重历史大书的精美扉页，“在这张扉页上镌刻着共和国的风采和中华民族的尊严。”如果想要了解他们，请读读这部《仪仗兵》。

杨家将故事历来有多个版本，时空跨度大，无论是史记还是口传，解读演义虽不同，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忠勇无畏，是其要点。小说《杨家城》从起兵麟州，生聚发展，守城护民，抵御入侵，到归入宋朝，东征雁门关，书写了杨家将可歌可泣的历史，刻画了杨家几代将领以及外姓张平贵，女性余赛花、李美蝉、孙寡妇等人物。小说既写大场面，举凡各类战事、授受委任，又有日常风俗、婚嫁民事，精于人物习性禀赋的刻画。朴素理想、顽强斗志、坚毅毅力、精诚团结以及民间智慧、复杂人性等，林林总总，构成《杨家城》独特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作品最后，黄河东流去，大浪淘沙，历史无情，民间英雄的故事止步于雁门关，他们以鲜血和生命，谱出一曲英雄传奇。

历史小说创作，多有难点；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对作者者是一大考验。曾经创作过长篇小说的乔盛，在情节和细节、场景和人物、性格和命运、史实和时代、战争和政治等方面，都有严谨的构思，小说场面阔大、人物生动、故事精到，这是一部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得失的关键。

作家生长于神木，幼时多受杨家将故事熏陶。源于儿时的英雄情结，他广搜资料，以小小说艺术的丰富灵动，描写远古乡谊、心中英豪。可以说，这是作者献给历史、英雄，也是献给故乡的一部作品。